

俄國古典文學中的厭女情結

劉心華*

摘 要

從西方到東方，從各個民族的社會與文化都可以發現普遍存在的一種厭女情結。這種憎惡女性、畏懼女性的心理除了根源於男性與生俱來，一種無法解釋的感覺外，父權體制下的社會建制也是造成厭女心理的由來。厭女心理除了表現在男性主導的社會、文化各個層面中，也反映在男性的文學作品裡。本論文擬探討俄國古典文學中的厭女現象，除了從傳統俄國文化探究這種心理的根源，也將自十九世紀前期、中期、晚期的俄國經典文學作品中選擇三位男性作家作品作為研究佐證。希望能提供傳統以外的另一個評價視野，作為男性中心觀點的平衡。

關鍵詞：厭女、性別研究、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俄國古典文學、萊蒙托夫、托爾斯泰、契訶夫

* 國立政治大學俄國語文學系副教授

壹、前言

所謂「厭女」(misogyny)指的是男性對女性的憎惡。基本上是一種男性對女性對象懷有敵意的狀態，並且想進而支配對象、控制對象。厭女心理常常反映在男性的行為上，並有許多類型，例如：對女性的征服慾與猜忌心、厭惡感，或是表現出男性的沙文主義等。有時憎惡的衝動會導致毀滅慾的加強，換句話說，若無法掌控對方，支配對方，就將她毀滅。從心理學與社會學的觀點，都相信男性在自己幾乎完全意識不到的潛意識中憎惡女性¹。為何男性普遍或多或少有厭女情結，在上述兩種科學中皆有許多複雜的論述，將不在本論文中加以深入探討。這種現象在佛洛伊德(S.Freud, 1856-1939)的心理分析研究中也有所探究。在潛意識的研究上，佛洛伊德特別強調母親行為的善惡對一個孩子早年影響的重要性。他建構了伊底帕斯情結(Oedipus complex)——戀母情結理論，認為小孩子剛出生之後就感覺到母親強大的力量，她是食物、安全、愛的來源，同時也是挫折與懲罰的執行者。爾後，母親成了兒子第一個情愛的對象，在未來的歲月裡成為他所愛女性的標準。佛洛伊德並非唯一持有這種看法的學者，許多後繼者，都強調母親具有無上的權力，是強大的，但也是可怕的。心理學家進一步地分析厭女男性的憎惡女性動機，認為主要也是來自母親的因素。一是由於對全能母親的畏懼導致了對女性支配的害怕。其次，幼兒將母親視為第一個戀人，而這個戀人又終將因為其他的男人(包括父親)離開他，令他感到挫折。這種挫折感的痛苦說明了為何男人常要求女人「忠誠」的原由。另外，如果母親對兒子冷漠、殘酷、無理性、佔有慾，都會讓這個兒子在日後將所有女性的型態歸納成自己母親的影像，而對她們產生厭惡感與敵意。

究竟男性的厭女是與生俱來或是社會建構下的產物，各有見仁見智的看法。而女性主義有一項重要的理論，認為自人類的社會形成以來，女性就受到男性的壓制，對女性進行支配與控制，父權體制就是制度化的男性支配。因為男性一直將界定世界規畫為自己的責任，而在界定的同時，也把世界據為己有。因此，進而產生了一種觀念，認為男性擁有自然、神聖、無庸置疑的支配、控制女性的權力。這種觀念明確地建立在教會與國家的制度性規範中，乃至影響到社會的政治、經濟層面，並深入每個家庭的日常生活與人倫關係。男性壓制女性是古今皆然的事實。壓制的形式或許會隨著文化環境與歷史環境而改變，但是，壓制的本質存在於每個時代與不同的文化中。而男性壓制女性，對女性支配、控制的背後就是對女性的憎惡與恐懼。而支配或控制的動機又表現在明顯與不明顯的行為上。男性使用氣力上的優勢讓女性臣服或對女性施加重重的限制，侷限女性的發展，是屬於明顯的控制行為。另一種不明顯的控制行為是精神上的傷害，毀滅女性獨有的個性、能力、自

¹詳細論述請參考亞當·朱克思所著《為何男人憎恨女人》，台北：正中書局，1996。

信與免於恐懼的自由。

以上談到男性「厭女」心理的普遍現象、原因及行為表現，皆下來要談談文學中的「厭女」現象。

文學是想像的藝術，男作家筆下的女性形象，實際上就是反映了男性對女性的藝術想像。固然男性作家也反映了現實中的女性狀況，但這種反應經過了作家內心的折射，就帶有作家主觀的印象。另外，西方男性文化中有兩個基本女性的原型，一個是聖母(正面)，一個是夏娃(負面)。以負面來說，人類的女性始祖夏娃受到了蛇的蠱惑，慫恿亞當吃下上帝不允許人吃的禁果，使得人類最終被逐出了伊甸園，並且世世代代背負原罪。因此，夏娃成了惹事生非的元凶，是災難的製造者，她具有令男人恐懼的影響力。前面所闡述的男性與生俱來的厭女心理，加上社會建構的父權制度與文化影響，形成了文學中的厭女情結。她們化身愚婦、妖姬、惡婆娘等具有破壞力的形象。翻開男性作家的文學作品，我們可以發現男性厭女、懼女的情結的主題比比皆是。從希臘神話到聖經故事可以看到許多害怕強悍、兇狠女性的故事或是女人禍水的故事。例如：希臘神話中宙斯的大老婆希拉，善於妒忌，攻於心計。古典希臘悲劇《美狄亞》中的女主角美狄亞因為仇恨與報復，殺死了親人、朋友、仇人，甚至包括自己的親生兒子。另外，格林童話中嫉妒白雪公主的皇后，莎士比亞的悲劇《馬克白》中的馬克白夫人，勞倫斯的小說《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中的白黛，曹雪芹《紅樓夢》中的王熙鳳，這類女人破壞男性社會固有的秩序，令人望而生畏，最後往往不得善終，走上悲劇的命運。以憎惡、恐懼的態度創造了這類女性形象，表現了男權文化下對女性生命力、女性自主精神的壓抑與宰制。

以下本論文將以俄國十九世紀古典文學為例，探討俄國文化與男性作家筆下的「厭女情結」。論文將自俄國十九世紀初期、中期、晚期文學中各挑選一名男性作家的作品作為本論文研究佐證。

貳、俄國文化中的厭女情結

封建的俄羅斯社會與文化價值是以男性與父權為中心，可以說男性主宰了一切，女性幾乎沒有任何的發言權。而厭女情結的表現在俄國文化傳統中可以說是根深蒂固，經常影響到俄國口傳民俗（民歌、諺語、俚語等）與教會文獻。從中世紀到布爾什維克黨建立了蘇聯政權，在日常對話或文字發行物的字裡行間，男性為了宣洩心中的不快，經常出現侮辱女性的字眼和暗示。例如：若要取笑一個沒有用的男人，就稱他為「巴巴」(baba, баба)。「巴巴」是對女性一種粗魯、侮辱的一種稱呼，類似中文的「婆娘」，在修辭學

上常用於諷刺的反詰意義，俄國就有一首古老的民歌”Stenka Razin”(Стенка Разин)，極富男性沙文主義。歌曲中男主角因為夥伴們嘲笑他太愛老婆，就快變成「巴巴」(婆娘)了，他一氣之下就將自己心愛的新娘丟入伏爾加河中。

十三世紀基輔羅斯時期的古俄文學有一篇《丹尼爾的祈文》(Моление Данила)，文中，一名不知名的貴族子弟祈求王子援助，他想像可能王子會給他各種的建議，然而，他準備拒絕這些建議。其中有一段敘述關於娶有錢的老婆解決問題的建議，敘述道：

或者王子說：「你娶一位富有的千金；你就有得喝，有得吃了！」而我寧願發燒生病。發燒已經動搖了一個人的身心，但是，邪惡的老婆會吸乾你至死。像民間通俗的說法：「沒有鳥在鳥群中是貓頭鷹；沒有野獸在野獸中是刺猬；沒有魚在魚群中是小龍蝦；沒有牛在牛群中是羊；沒有一個奴隸會替其他的奴隸工作；沒有一個男人是願意服從女人的。」如果一個男人為了嫁妝與有錢的岳父娶了邪惡的老婆，他就是一個放蕩者。我寧願在家中看到一頭公牛，也比一個邪惡的女人出現好。我曾經在一個邪惡外表女人的身上看到金子，而我對她說：「這是損傷了金子。」我寧願發現鐵，也不願與一個邪惡的妻子住在一起。...²

在拜占庭與俄羅斯的文獻裡，亦可發現許多厭女的諺語、俗語。例如：「一隻母雞不是雞，一個女人不是人。」(A hen is not a bird, a woman is not a human)。男性厭女的另一面是懼怕女性，害怕女性的影響力無法在男權的掌控下，因此，管教成了壓抑女權的一種手段。「要把少女像籠中之鳥一樣關在閣樓裡」(В клетках птицы, а в теремах девицы)；「若是誰給了妻子自由，就等於是自盜家中財物」(Кто волю своей жене даёт, тот сам себя обкрадывает)。十六世紀著名的典籍《治家格言》(Домострой)更具體地教導男人如何管教妻子。妻子必須「完全服從丈夫；丈夫所說的，應樂於接受並懷著戒懼之心聽從。」(Во всем ему (мужу) покоряться; и что муж скажет, то с любовью принимать и со страхом слушать。)典籍中更教導男人如何懲罰妻子：如果有小過錯，用鞭子抽幾下；如果很不聽話，那就剝掉衣服狠揍。這種男尊女卑、男性馴服女性的文化現象，長久以來存在於俄國的歷史與傳統文化中，逐漸地成了俄羅斯人常規的一種文化心理，指導著世代以來男女間的相互關係。

十九世紀俄國著名的文學批評家別林斯基(В.Г.Белинский)是第一個以人道主義的立場對當時俄國婦女在社會角色進行批判。別林斯基關於女性

²引自 Babara Heldt, "Misogyny And The Power Of Silence", *Terrible Perfection: Women And Russian Literatur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2. 中的英文翻譯。

問題的觀點，見諸於他的論著《亞歷山大·普希金作品》。這部論著由十一篇文章組成，從 1845～1846 年陸續發表於《祖國紀事》上。在《亞歷山大·普希金作品》的第九篇《葉甫蓋尼·奧涅金（續）》（Евгений Онегин (окончание)）中別林斯基深入地討論了俄國當時所面臨的女性問題。他認為相對於男性主導的社會地位，俄國女性連次等角色的地位也沒有。

在現今的俄國社會，處於不同社會地位、隸屬不同社會階層的男人都扮演著首要角色；但是我們並不由此得出婦女在這裡扮演著次要角色、較低層次的角色，因為他們實際上什麼角色也不扮演。³（頁 399）

在進一步分析女性的生存狀態時，別林斯基寫道：

因為在我們這裡，人們並不明白、也不想明白女人是什麼。人們對她們沒有任何需要，人們不想去贏得她們、尋求她們。總之，因為在我們這裡沒有女人存在。（頁 400）

他更進一步地寫道：

請看一下我們的社會（除了高級的上流社會）吧：男人和女人到處都是獨自分開的。即便是會善於迎合女人的男人，當他跟女人坐在一起的時候，也像是為了禮貌的緣故而做了很大的犧牲似的...然後，帶著疲勞不堪的樣子站起來，好像剛做完一件繁重的工作似的，走到男人們的房間裡去，似乎在那裡他才可以自由地透一口氣。...在歐洲，婦女真正是社會的皇后.....我們這裡的情形恰恰相反：在我們這裡，女人等像等待思寵似地等待著男人與她說話...。（頁 400）

在十九世紀的俄國社會，女性是由兩個部分構成的，一種是待嫁閨女，另外一種是已經出嫁的婦人。俄國少女不是歐洲社會意義上所謂的女人，她不是一個人，她不過是一個新娘罷了。當她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她把所有在家裡看到的男人都叫做自己的未婚夫。她周圍所有的人都告訴她說，她是新娘子，從幼年起，到青年，甚至一直到老，她的一切思想、一切夢想、一切渴望，甚至於一切祈禱都集中在出嫁上面。從十八歲起，她開始覺得她已不

³ В.Г.Белинский, *Статья девятая 《Евгений Онегин》 (окончание) //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ом шестой*, Москва: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76, с .399. 以下引用原文部分，將僅標註頁數

是父母的女兒，不是她們的掌上明珠，而是一個沈重的負擔，一件即將沒有銷路的貨物，一件即將跌價且難以脫手的多餘傢俱。因此，除了學會了勾引未婚夫的一套本領外，什麼都不會，而俄國男人對待女人如同一件物品、商品，是從功利主義出發的。

她是生利息的資本，一座村莊，一幢有進項的房屋；如果不是這樣，那麼，她是你的女廚子，洗衣婦，管家婆，保姆，要是能升到做你的婢妾，就算是了不起了。(頁 404)

性別角色的實現常伴隨社會化過程而展開，社會化的實質就是「角色扮演」，也就是學習領會他人的期待，並按照這種期待從事角色行為。其最終目的即是「客我」的完成。具體地來說，社會化是一個人從「生物人」向「社會人」轉變的過程，而且是一個內化社會的價值標準，學習角色技能，適應社會生活的過程。⁴問題的關鍵存在於俄國少女所內化的「社會價值標準」，所學習的角色技能中，存在著社會的性別歧視與偏見。因此，隨著對性別角色內化的完成，她們便在意識中開始對社會價值的全面認同。她們是待嫁者，是被觀察的物品，長期以來逐漸失去了女性獨立的人格，而成為俄國女性的集體「失語」狀態。⁵這種缺乏獨立的人格與失語狀態為沒有愛情的婚姻提供了溫床，等到完成婚姻儀式後，已嫁的婦女獲得了期待已久的「主婦」的地位，開始當起了少奶奶；指揮家裡上上下下所有的人，包括控制自己的丈夫，表面上成了自己的「主人」。而事實上，在出嫁前什麼也不學，什麼也不管，完全不懂得如何打理家務。因此，婚後的生活充斥著無序、庸俗的品質。她們是她們母親的翻版，也是她們母親的母親的翻版，同樣地，她們又為自己的女兒設立了唯一的目標——成為未婚妻。這種畸形的發展，致使俄國女性成了道德上的畸形人，而不能成為活生生的人，由於周遭的生活極為庸俗，她們要不也變得庸俗，要不（對有各種理想的女性而言）不由自主地產生了一種信念，只要跟現實不相似的，跟現實背道而馳的東西，才是好的，變成了不切實際的幻想，而這種只是從確實的庸俗轉變成夢想的庸俗而已。

別林斯基將造成女性庸俗化的原因歸咎於男性主導的社會制度。然而社會制度又影響了社會的思想模式，也非一朝一夕可改變，因此，造就了俄國男性、女性間關係的畸形發展，也為俄國社會男性的厭女情結提供了充分的藉口。

以上就俄國文化與社會中的男性厭女情結提供了佐證，接下來就來談談

⁴ 鄭杭生，《社會學概論新修》，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頁 184。

⁵ 傅璇，〈性別角色的被給定和男性主導—維·格·別林斯基女性主義思想解讀〉，《俄羅斯文藝》，第二期，2004 年 6 月，頁 44。

這種文化心態反映在俄國男性文學中的情形。

參、俄國文學中的厭女情節

自古以來，俄國男性作家對於女性的描寫可分為兩條基本路線：一是聖母，是完美的化身。她不僅是男主角的理想，家庭的基石，更是俄羅斯未來寄予的希望。⁶這條路線的代表有普希金(А.С.Пушкин)《葉甫蓋尼·奧涅金》(Евгений Онегин)中的女主角塔琪雅娜(Татьяна)，屠格涅夫(И.С.Тургенев)作品中一系列的女性：《羅亭》(Рудин)中的塔琪麗亞(Наталья)，《貴族之家》(Дворянское гнездо)中的麗莎(Лиза)，《煙》(Дым)中的伊琳娜(Ирина)等等。另一種是夏娃，易受到外在環境的誘惑，善變，會用聲色來控制男性，影響男性。她們是愚婦、妖婦、惡婆娘等。這種路線的文學作品不勝枚舉：萊蒙托夫(М.Ю.Лермонтов)《當代英雄》(Герой нашего времени)中的女性，果戈里(Н.В.Гоголь)作品中的女巫、愚婦，屠格涅夫《父與子》(Отцы и дети)中的亞金秋娃(Одинцова)，薩爾蒂科夫—謝得林(М.Е.Салтыков-Щедрин)《戈洛夫寥夫老爺一家》(Господа Головлевы)中的女主人阿琳娜(Арина)，托爾斯泰(Л.Н.Толстой)《安娜·卡列寧娜》(Анна Каренина)中的女主角安娜(Анна)，《克洛采奏鳴曲》(Крецерова соната)中敘述者的太太，契訶夫(А.П.Чехов)短篇小說與劇本中一系列灰色的女性等等。

實際上，這種負面女性形象的反映，表達的是男性對自身弱點的恐懼，擔心受到女性的蠱惑而誤入歧途，成為無用的婆娘，或是受到性的污染，成為聽話被女人擺佈的男人。這種恐懼經常在內心轉換成厭惡女性的心態，將它歸咎於女性。於是乎果戈里在《死靈魂》(Мёртвых душ)中寫到：「向女人的心中挖掘，是危險的事。」⁷萊蒙托夫《當代英雄》中的男主角培喬林(Печорин)寧願獨自流浪天涯，也不願結婚。剛察洛夫(И.А.Гончаров)《奧勃拉莫夫》(Обламов)中的男主角最後被女管家控制了腸胃，他的靈魂也被她的床所吞噬。甚至向來讚美女性，白銀時代的詩人布洛克(А.А.Блок)在作品《美婦人集》(Стихи о прекрасной даме)中的最後描寫到女性的善變，女郎會改變容顏，他自己也摒棄了先前對女郎的幻想，寫道：

整個地平線一片火紅，你即將來臨，但我感到可怕——妳會改變面容。妳會招來粗暴的懷疑，假如最終妳改變了早已為人熟知的

⁶ Babara Heldt, "The Russian Heroine: Where to Find Her and Where Not to", *Terrible Perfection: Women And Russian Literatur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2, p.12.

⁷ 果戈里，《死靈魂》，台北：桂冠出版社，1994，頁171。

面容。哦，我會倒下——既卑微，又惆悵，如果我沒能戰勝那些致命的幻想！⁸ (頁 60)

詩人與女郎的戀情以背叛、決裂、戲劇性衝突宣告結束。在詩組的結尾寫道：「妳神聖，但我不相信妳」，「我害怕與妳相見」，(頁 129)最後的愛也蕩然無存。⁹

許多俄國男性的文學作品表達了對女性的渴望，女性必須是完美的，不僅在外觀上，更在精神與心靈上必須是純潔的，否則就會被打入十八層地獄。男性的眼光，男性的觀點。他們是旁觀者，是偷窺狂。高爾基(М.Горький)的短篇小說《二十六個和一個》(Двадцать шесть и одна)中二十六個男人被關閉在陰濕的地窖裡揉麵粉做麵包捲，生活既憋氣又擁擠。他們每天的希望是等待二樓一個做金繡的十六歲女工塔妮雅(Таня)向他們要麵包捲。這件事對他們而言已經成了每日神聖的典禮，塔妮亞是他們的偶像，是他們精神的依附。但當塔妮亞與新來的大兵烤麵包師有了肉體關係後，二十六個揉麵師傅無法平靜地接受這個事實，大夥兒衝出地窖，圍繞著塔妮亞，憤怒地、高聲地、粗野地向她噓著，向她叫嚷，並幸災樂禍地用下流髒話罵她。這代表著男性無法容忍他心中建構完美女性形象的破滅。

當然，在男性作家的筆下亦有力圖反抗的女性角色，一旦她們向男性挑戰，經常會落入悲劇收場。杜斯妥也夫斯基(Ф.М.Достоевский)作品《白痴》(Идиот)中的女主角娜斯塔西亞·費利波夫娜(Настасья Филипповна)爲了維護自己做人的尊嚴，在生日晚會上，當眾奚落托茨基、葉潘欽將軍等人，並將買她的十萬盧布丟入爐火中，表現出不受男性擺佈的決心。這在俄羅斯男性主導的文學作品中極爲罕見的情節，作者讓女主角站出來表達自己的感受。然而，杜斯妥也夫斯基卻在其後安排女主角寧願捨棄幸福，自暴自棄地選擇毀滅與死亡，最後精神崩潰，被羅東靜(Рогожин)殺害。

俄國男性文學中的厭女情結比比皆是，以下將以十九世紀俄國古典文學三位男性作家：萊蒙托夫、托爾斯泰與契訶夫的作品爲例，探討這種獨特的厭女心結。

一、萊蒙托夫《當代英雄》中的厭女情結

萊蒙托夫《當代英雄》中涉及的四個女性角色：兩個高加索的女子、兩個俄國女子，在書中的地位是次於玩世不恭、終日無所事事、好招風惹事、

⁸ А.А.Блок, *Стихи о прекрасной даме //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и писем в двадцати томах*,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97.

⁹ 鄭體武，〈勃洛克的創作〉，《俄國現代主義詩歌》，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9，頁 157-158。

拈花惹草的男主角培喬林(Печорин)。培喬林對這兩名危險的異族女子：〈塔曼〉(Таман)中的走私少女與〈貝拉〉(Бэла)中的女主角貝拉(Бэла)，是帶有俄國帝國主義的征服殖民地的文化優越感。〈塔曼〉中的走私女和培喬林搏鬥後，至少還保存了性命。但〈貝拉〉中的貝拉無辜地被抓走、囚禁、玷污、拋棄，最後她無處可走，無法回到原本她的觀念保守、紀律嚴格的部落，而終被自己的族人殺死。

培喬林視貝拉如戰利品，他哄她、逗她、嚇她，用禮物引誘她。當貝拉愛上培喬林成為他的女人後，他退縮了。他感到無聊，又將自己放逐於大自然中。他對故事中的旁觀者馬克西·馬克西姆(Максим Максимыч)說：

我這個人的性格是很不幸的……自從我不再受父母的庇護日起，我就開始瘋狂地享受那些可用今年換來的種種快樂。自然，這些快樂一個一個地都讓我感到厭倦。後來，我步入上流社會，這個社會不久也讓我覺得煩膩。我愛上了一些被視為交際花的美人兒，也曾領受過她們的鍾情。但她們的愛僅僅刺激著我的想像力與自尊心，而心頭仍舊是一片空虛…我開始讀書、學習。學問也讓我感到索然無味……不久，我就被派遣到高加索來；這是我一生中最為幸福的時期。我指望在車臣人的槍彈下那份無聊感自會死滅，可這也是痴心妄想。一個月過後，我就習慣了車臣人的子彈嗖嗖聲，習慣了死神在身邊。說實話，倒是蚊子的嗡嗡聲更能引起我的注意。……當我在自己的屋子裡見到貝拉，當我第一次把她摟在膝蓋上熱吻著她那烏黑的捲髮時，我這個傻瓜，還滿心以為她是個天使，是個富有同情新的命運之神特地派給我的天使……我又錯了；這野山妞的愛比貴婦人的愛也好不到哪裡去。這種姑娘的純樸純真與愚頑無知，也像那類女子的妖冶嫵媚與賣弄風騷一樣讓人膩味。如果您執意要我始終如一，我倒是還可以再愛她……只是，我與她廝守已感到無聊……我是個傻瓜還是惡棍，我不清楚……在我這個人身上，靈魂已被塵世所蝕毀，想像力騷動不安，心靈永遠難以填滿。我總是覺得我擁有的還不夠：我是這樣輕易地習慣於憂傷，就像習慣於享受那樣，我的生命在日復一日的流動中越發空虛起來；我只剩下一條救治的路子：旅行。……¹⁰ (頁 480-481)

這種視女性為無物，鄙視愛情的論調在〈公爵小姐梅麗〉(Княжна Мэри)中更加凸顯。為了向一位軍隊的同僚士官生格魯什尼茨基

¹⁰ М.Ю.Лермонтов, *Герой нашего времени*,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1959. 以下引用原文部分，將僅標註頁數

(Грушницкий)證明對貴族小姐看法的正確性，培喬林不惜設計引誘他不愛的公爵小姐梅麗(Мэри)上鉤愛上他，差點失身。之後又讓士官生嫉妒，設計他在決鬥中喪生，並致使過去相戀的愛人，有夫之婦薇拉(Вера)婚姻破裂。

培喬林鄙視女性、愛情、婚姻的態度不僅深植於自身的觀念中，更想向男性同儕證明他的智慧。他向格魯什尼茨基說「女人僅僅愛她們還不瞭解的男人」(頁 515)，不要表現得太殷勤。他告誡格魯什尼茨基，認為

俄羅斯小姐大都僅僅醉心於柏拉圖式的戀愛，她們並不在這種戀愛中摻進嫁人的念頭。她們是那類一心只想別人來寵愛她讓她開心的女人，你應當每分鐘都去激動她的心曲，而她會一而再，再而三地公開顯示為了你而鄙視輿論的壓力，並將這一舉動稱為犧牲。而為了犒賞自己的這種犧牲，她便要折磨你，過後她乾脆對你說，她現在已不能忍受你了。她同你打情罵俏夠了，一兩年後便嫁給一個醜八怪老頭當妻子，而這僅僅是出於對她媽媽的話言聽計從。而她始終相信自己是苦命人，她一生只愛過一個人，那個人就是你。(頁 515-516)

至於婚後，

平常通用的思維方式是：這個人愛我；可是我已經嫁人；因而。我就不應該去愛他。但女人的思維方式是：我不應當去愛他，因為我已經嫁人；可是他愛我，因而……”(頁 539)

培喬林自己也承認這樣批評女人是很刻薄的，但他竭力地去撕掉女人臉上那層神魔般的面紗，洞悉她們的內心，也因為這樣書中的女人更愛他。

在書中，萊蒙托夫讓培喬林傷害了無數的女性，然而作者並未對她們表示同情，書中的女性角色也得分擔這些悲劇產生的過錯，因為她們的無趣、愚癡，不可靠、勢利與現實。作者和培喬林似乎是站在同一線的。培喬林說：

有一種情況我總覺得奇怪：我還從未不曾淪為我心愛的女子的奴隸；相反地，我總能獲得駕馭她們的意志與心靈的戰而得勝的權力，而我壓根兒也不曾去刻意追求這種權力。這是什麼緣故？這是不是因為我這個人一向對什麼都不太珍惜，而她們則時時刻刻擔心失寵於我呢？……或者，只不過是我尚無機會遇上一個性格倔強的女子？應當坦白，我的確不愛有性格的女子：她們(女人)哪裡配有什麼性格呢！……(頁 517-518)

究竟是誰的錯？是社會文化的問題？女性本身？或是培喬林的個性使然？或三者兼有？但是作者始終讓培喬林主導全局。培喬林為何追求公爵小姐梅麗？是出於嫉妒心？或是虛榮心？他內心自問：

我常常捫心自問，我為什麼要這樣執拗地去獵取這種少女的愛情，對這種少女我並不想勾引，也無心與她結婚。……那麼，究竟出於什麼動機我才這樣精心推進將她征服的計畫呢？是出對格魯什尼茨基的嫉妒？可憐蟲！他可根本不配這份嫉妒。……要知道，去佔有一個年輕的、剛剛情竇初開的心靈，乃是一件莫大的享受！這心靈猶如一朵鮮花，它總迎著太陽的第一束光線而將其最讓人心醉的芳香盡情釋放。應該就在這會兒將它摘下來，盡情地把它聞個夠，過後就把它扔到大馬路上，說不定會有人把它撿起來的！我在自己的身上就感受著這種不知饜足的貪欲……。(頁 528-529)

培喬林不愛任何女人，他的虛榮心乃是對權力的渴望，讓周圍的一切屈從於他的意志，去激發周遭的人對他的熱愛、忠誠與敬畏。這是男人權力獲得的首要標誌與最大的勝利。幸福是什麼？幸福是要能認定自己比世界上所有的人更出色，更強大；幸福是人人都要愛我。因此，培喬林更愛仇敵，因為

仇敵能讓我開心，使我身上的血液奔騰。時刻處於戒備狀態，去捕捉每一束眼神、每一句話的含意，去識破詭計，去摧毀圈套，去假裝受騙上當的樣子……突然間拋出他們猝不及防備的絕招，將仇敵他們的堡壘一舉擊破，——我正是把這稱之為生活。(頁 536)

培喬林不相信任何事，他的所作所為只是要證明自己的存在。甚至在書的最後一章〈宿命論者〉(Фаталист)中，他挑戰命運和死亡，結果他仍是勝利者。培喬林並非是什麼神秘的人物，萊蒙托夫要告訴讀者的是：培喬林是一個懷疑者，不相信任何事，是社會的棄兒。他種種的試煉只是證明自己的存在。在他週而復始的愛情冒險裡顯示了：(一) 在生命中沒有什麼是重要的(包括女人、生命)；(二) 我要直接地參與所有的戀愛與冒險來證明我的無信仰，並從中撒離到我所相信的與世隔離。在他的自白日記中寫道：

有時候我真鄙視我自己……我這個人對那些高尚的衝動已經失去了能力……別的人在我這位置上，一定會像公爵小姐奉獻「自

己的手掌心」——表示求婚。但結婚這個詞兒，對我具有某種神奇的魔力：不論我怎樣熱烈地愛著一個女人，一旦她即便只是讓我稍稍地感受到我該同她結婚了，——那時，那愛情，再見吧！那時，我的心就會變成石頭，什麼東西也不能讓它再度溫暖起來。我這個人是隨時準備犧牲一切的，只有這一點是個例外；我會把自己的生命甚至於名譽一連二十次地孤注一擲……但我絕不會出賣我的自由。……這乃是某種天生的恐懼。(頁 544)

是什麼理由讓萊蒙托夫塑造培喬林的厭女、懼怕婚姻心態，的確是值得玩味地。畏懼愛情的枯萎？婚姻生活的無趣？或是家庭瑣事的苦悶？究竟培喬林是個案或是男性內心深處的表白？培喬林在日記中寫道：

我這個人，就像那在雙桅橫帆的海盜船上出生並也在那兒成長的水手；他的心靈已經習慣於風暴，習慣於搏鬥，而一旦他被拋到岸上，那麼，無論綠蔭匝匝的樹林怎樣引誘他。不論和煦溫存的陽光怎樣沐浴他，他都會覺得寂寞，感到苦悶。(頁 563)

這段話令人聯想到十九世紀美國的經典作品《李伯大夢》：李伯隱遁到山上去，一晃眼就是二十年，男性通常將之歸咎於他的老婆太嘮叨，他是逃避女性。而事實上，李伯在逃避文明，逃避男女接觸所帶來的兩性關係，婚姻與責任，而女人似乎成了代罪羔羊：太囉唆、太膚淺、太無趣。總之，無論是李伯或是培喬林的故事，讓我們看到男性文學中經常出現的厭女情結。

二、托爾斯泰《克洛采奏鳴曲》中的厭女情結

女性問題，包括了家庭與婚姻、感情與情慾、性與道德，一直是托爾斯泰作品中的核心。他所描寫的女性通常是身處於一般的家庭或社會中，沒有特殊的背景安排。對於兩性問題的看法，俄國其他的作家會稍加掩飾男性優於女性的觀點，而托爾斯泰經常會開宗明義地表示女性在男人主導的社會中應扮演次要角色。他的讀者和評論家普遍認為，他的女主角是擺在一個男人附屬的地位，扮演著老婆和孩子教養者的角色。當男人在和政治、哲學、人生觀等問題方面奮鬥時，女性又成了作為提昇男性角色份量的輔助。¹¹他自己個人也不諱言地認為，妻子是應該忘記自我的追求，全心全力地奉獻給丈夫與孩子。這一點，在一八五九年《家庭的幸福》(Семейное счастье)說明的非常清楚。女主角瑪莎(Маша)一位十七歲的妙齡女子，因為早年父

¹¹ Babara Heldt, "Tolstoy's Path Toward Feminism", *Terrible Perfection: Women And Russian Literatur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2. P.38.

母雙雙過世，便與妹妹和奶媽在父親三十五歲的好友謝蓋爾(Сергей)的幫助下重新過生活，後來她漸漸愛上了這位亦父亦師的教導者，而後就嫁給了他。但是婚後兩個月，瑪莎就感到無聊，所以開始參加了彼得堡的社交活動，生活變得多彩多姿，但是空虛。過了幾年這樣的日子後，她就厭倦了如此的生活方式，所以最後和謝蓋爾帶著孩子一起回到鄉下，過著平凡而安逸的婚姻生活。這是托爾斯泰終生肯定的婚姻結局。爲了說服讀者，托爾斯泰甚至讓女主角瑪莎用第一人稱的方式來敘述整個故事的發展，女主角一直極願意被謝蓋爾引導，完全不需要自我意識。在婚前她非常滿意這種被引導的幸福，她認爲就是生活的目的。文中寫道：

那時候我的思想和感情好像都不屬於我，反而是他的思想和感情忽然變成了我的，進入到我的生活中，照亮了它。¹² (頁 82)

這種想法讓許多女性讀者產生疑問，似乎瑪莎太樂意被改造自己的性格。文中甚至讓瑪莎希望時間停止運行，好讓夏天的愛情不會被換到秋天，而幸福也不會被威脅。她

甚至為生活擔心，害怕可能破壞這種幸福的一切。因此把自己關在自己的空間裡。(頁 83)

婚後，瑪莎誤入歧途（托爾斯泰的刻意安排），又迷途知返，她問謝蓋爾爲什麼要把她不會享用的自由給她呢？而謝蓋爾的回答是：

我們大家，尤其是你們女人，為了要回到真正的生活中來，一定得親身去經歷一下那荒唐無聊的生活。(頁 145)

最後，無法在彼德堡享受母親身分的瑪莎（因爲她那時候都在參加舞會），因愛孩子們和愛我孩子的父親的一種新的感情，替代了她對丈夫的愛。因爲他們的戀愛關係結束了，而舊的感情變成了一種寶貴的、不能復返的回憶。

不僅僅是托爾斯泰對女性角色的觀點令女性讀者詬病，另外，他善於詳盡地描寫女性的內心，又常將普通的事件（如求婚、結婚）用強烈的方式來敘述，而將極端的事件（如自殺、謀殺）用循序的邏輯來敘述，令這些事件變得深具可信度，最後讓讀者掉入他的觀點的合理邏輯陷阱。¹³他的女性角

¹² Л.Н.Толстой, *Семейное счастье //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ом третий*, Москва: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73. 以下引用原文部分，將僅標註頁數

¹³ 同註 11。

色經常會有兩種普通的和極端的遭遇。例如：《戰爭與和平》(Война и мир) 中的女主角娜塔莎 (Наташа) 和《安娜·卡列尼娜》中吉蒂的婚姻屬普通的；《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的臥軌自殺和《克洛采奏鳴曲》的妻子被謀殺屬極端的，每一情節的安排似乎都是合理的。又如在《復活》(Воскресенье) 中女主角瑪斯洛娃 (Маслова) 懷孕了，但被愛人拋棄。她無助地追著帶走她愛人的火車，甚至想臥軌自殺，但是意外地，她腹中的小孩動了一下，所以她打消了自殺的念頭，而且重新過她的生活，即使她的生活有了極大的改變，托爾斯泰成功地說服了讀者相信這一點。

這種善於說服讀者的高超藝術手法，經常導致讀者的誤讀。以下將以《克洛采奏鳴曲》的文本加以分析說明托爾斯泰的男性視野與該書所表現出的厭女情結。

這部 1889 年所寫的《克洛采奏鳴曲》有一個不易被讀者察覺的特色，就是它是一部反小說，不是浪漫的愛情導致幸福，而是夫妻厭倦、交惡為肇始，最後嫉妒的丈夫懷疑老婆的不忠，而以情殺為結局。全書將男人對女人的憎惡的根源表露無遺，處處充滿著悲觀、絕望的哀嘆。

事實上，這部小說的情節不是書的重心。這個狂人謀殺者波茲德尼雪夫 (Позднышев) 的懺悔告訴顯然是非常特別地；他敘述了自身的一個令人驚愕的故事，還藉此表達他對世界各種不同的觀點。在每次談到故事的環節(像是講到求婚、結婚、夫妻交惡、妻子不軌時)都會有附記來說明他的理念或是離題的話題。包括：男女平等、奴役與自由、婦女解放、精神病、性愛、肉體與感情、放縱與約束、宗教、避孕、作惡與良心、婚姻之情、家庭生活、婚外戀情、犯罪心理等、涉及面十分廣泛。因此，老婆和愛人或是和謀殺老婆的丈夫的關係，都成了次要的，甚至於在完成這部小說後，托爾斯泰乾脆繼續寫了後記，來說明自己對男女關係的理念。

如前所述，這部小說充滿了男性對女性的厭恨。在《克洛采奏鳴曲》中托爾斯泰並不想與女性讀者分享觀點，書中的女主角波茲德尼雪夫的妻子甚至沒有一個名字，而只是將丈夫離經行為歸咎於她，只有在一些生氣的對話中，她才會直接地、偶而地出現寥寥無幾的對話。在書中她有如對待一隻動物一樣被敘述、被對待，幾乎沒有任何思想，她完全是「失語」的狀態，對於丈夫的指控、懷疑、謀殺沒有任何辯駁機會。令讀者不解的是：天啊！她又沒有實際出軌的行為，只是與音樂老師多談了幾句，合奏了幾曲，就被狂人丈夫視為出軌，而加以殺害！甚至在臨死之前，她也並非溫柔的天使，而是可怕的惡婆娘，不原諒丈夫也不接受他的道歉，甚至口出惡言，表現出對謀殺她的丈夫的怨恨和想用孩子來報復他的慾望。

我走到她跟前，她好不容易才睜開眼睛——其中一隻被我撞傷了——著我，有氣無力地，語不成句地對我說：「你如願以償了，

殺死了……」儘管她臉上流露出疼痛不堪和已經彌留狀態的神色，但仍顯現出過去我所見慣那種冷酷的獸性與憎恨。「孩子...我不會...給你...她（指她的姊姊）會收養……。」「原諒我吧，我說。」「原諒？休想！...但願我不死！...」她掙起身來喊道，一雙發亮的眼睛灼灼逼人地直視著我。「是啊。你稱心如願了！...我恨你……」「哼，你殺死我吧，殺死我吧，我不怕...把大伙兒都殺了...」¹⁴ (頁 250-251)

在這裡似乎處處可以找到厭女的情結，托爾斯泰就是不給女性有多說話，多陳述己見的機會。像這部小說剛開始的時候，在火車上的一位女士與波茲德尼雪夫爭論愛情與婚姻的議題時，托爾斯泰還安排還必須在她律師丈夫的幫助下，才能表達出她的意見。這裡暗示著，女性思考欠缺邏輯，無法清楚，有條例地表達各人的看法，必須藉助男性的引導為輔助，才能完整表達個人的意見。

除此之外，書中找不到任何例子證明女性有善良的本質與良好的行為，而是自年輕起就學習如何打扮自己的肉體來勾引男性，如何運用肉體挑起男性的性慾，來控制他，來擾亂社會治安，統治世界。他清楚地表達了女人如何在男人主導的社會下喪失她善良、仁慈的本性，變得物化與充滿控制欲。在這部作品的第九章，波茲德尼雪夫對這點有著詳盡的敘述。在這一章節中，有一個似是而非的類比，將女人與金融市場的猶太人作類比。文中寫道：

一方面，女人被貶抑到最低層，受盡屈辱是天經地義，另一方面，女人在統治著世界。女人就像猶太人，猶太人用操縱金融市場來報復他們所受的壓迫，女人也是這樣的。猶太人說：「好呀，你們只讓我們作買賣，那好，我們就以買賣人的身份來控制你們。」女人說：「好呀，你們只讓我們作洩慾的工具，那好，我們就作性慾的工具來奴役你們。」……女人的無權並不表現在她們沒有投票權，不能當法官...女人的無權表現在女性關係中她們不能處於和男人平等的地位，不能按自己的願望接納男人，而只能接受男人的挑選。……為了補償失去的權力，她們就從男人的肉慾上作文章，通過肉慾來征服男人……從而擁有了對男人的可怕權力。(頁 198-199)

另一個極具爭議的觀點認為，市場百分之九十的商品，生活中的一切奢侈品都是提供給女人的，千千萬萬的人世世代代做牛做馬，僅僅為了滿足女

¹⁴ Л.Н.Толстой, *Крейцерова соната* //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ом 12*, Москва: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73. 以下引用原文部分，將僅標註頁數

人任性的要求。

女人就像女皇，役始著人類中百分之九十的男人，迫使他們從事繁重的勞動。(頁 199)

在這部小說裡另一個爭論的話題就是有關婦女婚後哺乳孩子的問題。顯然托爾斯泰反對墮胎，反對母親不親自哺乳，反對避孕（包括結了婚不想生孩子）。在第十六章裡，談到了母親與孩子的關係，認為大多數的母親覺得「孩子帶來的只有痛苦」（頁 214），不想要孩子的原因是擔心孩子會生病，會夭折；另外，親自餵奶，也會束縛她們的行動。雖然孩子的確可愛，可是想到這些擔心害怕與不便，她們寧願不要孩子。她們這樣的行為舉止以為是出自於對孩子的愛，而事實上，「這種想法恰恰說明她們缺乏愛，說明她們是自私的女人。」（頁 214）顯然在這個問題上，作者用了男性的觀點。在瞭解母親對孩子的感情上，似乎是有許多男性生理無法理解缺憾。另外，作者用了一個荒謬的比喻，將母子親情與母雞、小雞的關係來作類比，認為大多數的婦女都有心疼孩子、餵養孩子、撫愛孩子、保護孩子的動物本能，像母雞餵養小雞、保護小雞的情形一樣。但一旦小雞死了，母雞只咕咕叫一陣，然後就不再叫了，又像原先那樣生活下去。但是，婦女就不同了，因為同時又有其他動物所沒有的想像力和理性，因此，就會對養育孩子、教育孩子的問題疲於奔命，一旦孩子生病了，就像下了地獄，到處請教醫生。作者在此似乎不能瞭解那正是母愛偉大的地方，反而批評道：

要是作母親的完完全全是隻動物，她就不會終日提心吊膽，焦慮萬狀；要是她完完全全是個人，她就會信仰上帝，就會像虔誠的農婦那樣想，那樣說：「賞賜的是上帝，一切都跳不出上帝的手心。」於是她便能認識到：她孩子的生死，就跟所有人一樣，操在上帝的手裡，而不是人的手裡，因此她大可不必把預防孩子得病和死亡視作自己的天職，大可不必為此而自尋煩惱。(頁 216)

而事實上，親情的流露是自然的，並非只有母親才會憂慮生了病的孩子，父親也會有同樣的反應，在這個問題上，並非只是女性所專屬，男性亦面臨同樣的困擾與行為表現。

實際上，這部小說較少受到女性主義者批評，因為托爾斯泰在小說中也批評了男性，並將厭女根源的罪過歸咎於男性所主導的社會和經濟環境所造就出的結果。他責罵男人，因為在生活上像是藝術，他們把女人製造得適合她們自己。像文中波茲德尼雪夫說的：

就拿所有的詩歌、繪畫與雕塑來說吧，從愛情詩到維納斯和佛莉尼的裸體像，您可以看到女人只是男人的玩物。(頁 210)

因此，托爾斯泰反對女性受教育會為俄國社會的男女現狀帶來改變。像文中說的「女人的教育總是根據男人對她們的看法規定的。」(頁 210) 他認為最徹底的改變是：「只有男人改變了對女人的看法(女人是取樂的工具)，女人也改變了對自己的看法，才能使這種狀況改變。」(頁 210) 但接下來托爾斯泰又認為，只有女人把保持貞操當作最高的品德，才是改變這個問題的必要條件。似乎又將罪過的根源推到了女性貞操的問題上，而不在男性的道德問題上。

最後，在《克萊采奏鳴曲》中，謀殺妻子的波茲德尼雪夫沒有被定罪，因為感情的犯罪是很容易被開釋的，是可原諒的。他並不是因為身為謀殺犯而離開，他的離開是為了瞭解生命中更多的事物。相信作者安排這樣的結局，必然引起許多女性讀者的異議。

三、契訶夫小說中的灰色女性

契訶夫小說中的女性，可以說是獨特的一個「族群」，她們並非屠格涅夫式的女主角——完美與道德的化身，亦非托爾斯泰式的女主角——要經歷嚴厲的道德考驗。契訶夫與其他的文學前輩不同之處在於，他將小說中的男男女女擺在同樣的日常生活的標準下，讓讀者自己去思考判斷。契訶夫在他的作品中，從未告訴讀者該怎麼辦，從未提出解決問題之道。自然地，無法看出他在女性問題上，有什麼特殊解決的方法。雖然契訶夫處理小說中的男女有著同樣的標準，但是，他無法避免社會制度存在男女不同尺度的現實。在 1883 年 4 月 17~18 日的一篇書信中，他提到了男性、女性的不同點，認為在男人與女人的歷史中，女人在各處都是消極被動的。¹⁵ 因此，在他的作品中，女性大多數是「灰色的族群」。她們大多數沒有自己的思想和精神追求，只是男性與社會的附庸，總是愚蠢、無所事事、重複他人的見解、挖空心思打小算盤、裝模作樣、在無聊與瑣碎的小事裡打轉。

這類灰色的女性有幾種類型。第一種類型是那種沒有生活目標，沒有主見，找不到自我位置、順從依賴的女性。因為缺乏信仰，因此，在性格、思想、感情與意志上容易轉移，缺乏穩定。例如，在小說《阿紐塔》(Анюта) 中，女主角阿紐塔在廉價出租的公寓先後與六個不同專業的學生同居了六、七年。她扮演著他們的情人、女僕、醫學標本、人體模特兒、賺錢貼補生活者的角色。她逐漸年老，而每個男人完成學業走向社會後，個個平步青雲，

¹⁵ Babara Heldt, "'Woman Is Everywhere Passive': Chekhov and the Century's End", *Terrible Perfection: Women And Russian Literatur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2, P.49.

成了上等人。他們之中沒有一個人會娶她，因為「她不夠漂亮，也夠邋遢的，也沒個樣子...」¹⁶「想到了這裡，他(醫學院學生)下定了決心無論如何也要跟她分手，一刀兩斷，越快越好。」(頁 343)阿紐塔也知道最終個個男人都要離她而去，然而，她只能作個應聲蟲，一天天過下去。同樣地，契訶夫在 1898 年所寫的《寶貝兒》(Душечка)，其中的女主角奧蓮尼卡(Оленька)也有同樣的特質。她總是把跟她相戀、結婚男子的見解當成自己的見解，她全心全意的愛，完全忘了自己。愛上戲劇經理，便認為生活中最重要的是戲劇；愛上木材商人，生活重心變成了木材買賣；愛上獸醫，生活又充滿了家禽健康.....最後，她又將一切移情到獸醫的兒子薩夏(Саша)身上。這篇小說的讀者有兩種極端的評價，有的不認同奧蓮尼卡，而托爾斯泰讀完後非常感動¹⁷，他說：

看到作者描寫她對古金(Кукин)和古金的事業、對木商、對獸醫所付出的熱愛和全心全意的忠誠，我感動了；看到作者描寫她孤苦伶仃、沒人呵護時的難過，我更加地感動了；看到作者描寫她如何渴盡女性的、母性的情感(雖然她一生並沒有做過母親)力量，懷著無比的熱愛，去照顧那未來將成為男子的，戴著大制帽的小學生時，我也一樣感動了。¹⁸

但是，契訶夫並未對這些批評表示過意見，顯然地，他希望讀者自己去判斷。

這篇小說是以幽默、滑稽的手法描寫的。奧蓮尼卡反復著同樣模式的愛情，每次戀愛，都把前面的愛人忘得一乾二淨。她在每次愛情空檔時候的短暫悲哀，很難引起讀者的同情。契訶夫刻意將女人神聖的愛幽默化、諷刺化，的確值得玩味。至少他表達了這類只為自己愛而活的女性的荒謬，和沒有任何主見的可怕。

「寶貝兒」連下雨之類的瑣事也不能解讀，她必須絕對依賴他人來維持自己的精神生命。到最後她已經喪失獨立思維的能力。她

¹⁶ А.П.Чехов, *Анюта // Сочинения, Том четвёртый*,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1984. 以下引用原文部分，將僅標註頁數

¹⁷ В.Лакшин, *Любимый рассказ Толстого // Толстой и Чехов*, Москва: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1975, с.81-97.

¹⁸ 契訶夫著，鄭清文譯，〈托爾斯泰評《可愛的女人》〉，《可愛的女人》，台北：志文出版社，1987，頁 159。

雖然看見自己周圍的東西，明白周圍發生的一切，可是就是無法形成自己獨立的見解，不知道該說些什麼。¹⁹ (頁 40)

或許托爾斯泰和人一些讀者喜歡奧蓮尼卡，但是，契訶夫顯然不屬於他們一類。我們可以看到小說的結尾，當奧蓮尼卡將情愛轉移成母愛到獸醫的小學生兒子薩夏的身上時，薩夏在夢中喊著：「別囉唆！走開！」(頁 45)作者在此處用了過去式、表示奧蓮尼卡的母愛已成了小男孩日復一日的夢囈。

第二種類型的女性是那些猶豫不決，拿不定主義的女人，最後只有蹉跎了生命，喪失了幸福。例如：《NN 太太》(Рассказ госпожи NN)，敘述者是第一人稱美麗的年輕女子娜塔莉亞(Наталья)，正值年華的她是自由自在的、健康的、有名的、富有的、被眾人圍繞著的、被眾人所疼愛的。而愛她的彼得(Пётр)卻是貧窮的，他並非貴族，只是一個教堂管事的兒子，任職法院的一名檢查員罷了。在它們之間有一堵又高又厚的牆。娜塔莉亞知道彼得愛她，卻從來不問自己真正的感情，她過著優裕的生活，沒有用心瞭解自己，不知道在期待什麼，到底想從生活中獲得什麼，時間就在不知不覺地過去了。小說中寫道：

人們帶著滿腔的愛意從我身旁經過，也出現在愉快的白天或黑夜，夜鶯在歌唱，乾草的氣息散發著——對我而言，所有這些不可言喻的回想，就像對所以人一樣，很快地煙消雲散得流水無痕，像煙霧一樣毫無價值地消失了...可是就這樣沒了嗎？²⁰ (頁 452)

爾後，男女主角都變老了，對生活已不再有激情，生命變得病懨懨的。女主角在最終盼望逝去的愛情，期待男主角最後有所行動，但生命就像壁爐裡的火星餘燼，漸漸熄滅了。

在另一篇小說《帶著哈巴狗的女人》(Дама с собачкой) 中卻是另一種情節。一對已婚婦女在雅爾達度假，偶然邂逅，進而相戀，而後各自回到莫斯科和彼得堡，原以為這段婚外情只是無聊生活中暫時激起的水花，卻發現一直不能忘記彼此。後來，兩人必須偷偷地每月來往莫斯科與彼得堡私會，對未來這段真情如何繼續一籌莫展。不同的情節，但男女主角同樣地都無法擺脫現實的環境，下決心在一起。因此，只有永遠忍受痛苦。

第三種類型的女性是那種裝模作樣，自己為是，庸俗淺薄的女人。在短

¹⁹ А.П.Чехов, *Душечка // Дама с собачкой и другие рассказы*,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1978. 以下引用原文部分，將僅標註頁數

²⁰ А.П.Чехов, *Рассказ госпожи NN // Сочинения, Том шестой*,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1984. 以下引用原文部分，將僅標註頁數

篇小說《愛情》(Любовь)中，敘述者「我」的「未婚妻」薩夏(Саша)長得很美麗，但什麼也不懂，連寫一封信也錯誤百出，但她卻會說「有各式各樣的書」²¹，「要是我問她，她有什麼樣的思想、信仰、目標，她一定會同樣說『各式各樣的都有』。」(頁 89)「未婚妻」每天忙於無意義的事，連兩人獨處時刻，也一副心不在焉的樣子，完全聽不進未婚夫的未來計畫。她極關心的問題是他們未來的房間在哪兒？房間糊什麼壁紙，或檢查未婚夫桌上的小物件，瞧瞧紙片上寫些什麼，聞聞香水等。契訶夫最後寫道：

她快二十歲了，如果把她和一個有知識的同齡男孩相比，差別可大了，男孩子就又有學識，又有信念，又有頭腦了。(頁 91)

在《跳來跳去的女人》中，女主角奧麗加(Ольга)醉心於結交各種「藝術名流」，來抬高自己不凡的氣質，她在這些名流中周旋，跳來跳去，「舊的名人漸漸消失和被遺忘，新的名人又代而起之，於是又急切地尋找新的情人，找到了，然後再去找。」²² (頁 267)，永不滿足、永不疲倦。甚至為了抬高自己「高雅」的藝術品味，不惜付出自己的貞操，最後，丈夫死了，才發現自己丟棄了身邊最大的幸福，但一切都為時已晚。

第四種類型的女性是失去女性固有美好善良本性的女人。她們是異化了的女性，是惡婆娘。在《脖子上的安娜》(Анна на шее)，十八歲的安娜(Аня)，因為父親欠錢而下嫁五十二歲的做官丈夫。丈夫是一個精打細算、吝嗇、死氣沉沉的老頭。丈夫將她當成上流官場社圈攀迎富貴，勾搭官宦權貴的工具。開始她還厭惡他的行徑，當她發現自己在社交場合如此八面玲瓏，受到眾男士、甚至公爵大人的恩寵，她才明白

她活著就是專為過著這種熱鬧、燦爛、歡笑的生活，為了享受音樂和舞蹈，為了獲得許多崇拜者的獻殷勤。²³ (頁 139)

從前她害怕她的丈夫，結果也不過如此。現在她誰也不怕了。對自己巴結、諂媚的老公喊道：「走開！蠢材！」(頁 141)也忘了貧困潦倒的父親和弟弟。

在中篇小說《在峽谷裡》(В овраге)中，二媳婦阿克辛尼亞(Аксинья)為了霸佔家中的全部財產，竟然當著大媳婦的面前燙死了可能的競爭者——大兒子的一個不滿周歲的嬰兒，然後到處撒野，絲毫不覺得有什麼良心責

²¹ А.П.Чехов, *Любовь // Сочинения, Том пятый*,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1984. 以下引用原文部分，將僅標註頁數

²² 契訶夫著，周柏冬譯，〈跳來跳去的女人〉，《契訶夫短篇小說選》，台北：桂冠出版社，1996。

²³ А.П.Чехов, *Анна на шее // Дама с собачкой и другие рассказы*,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1978. 以下引用原文部分，將僅標註頁數

備。相反地，她掌握了權勢。契訶夫寫道：

她成了有權勢的人，家裡也好，村裡也是，磚廠裡的人也好，人人都怕她。²⁴ (頁 178)

除了上述的幾種“灰色”女性的類型外，讀者還可以在契訶夫的小說或劇本中找到其他類型的灰色女性。雖然契訶夫盡可能地將筆下的男女放在同樣的標準，不加任何評價。但是，我們卻很難發現他筆下有較為積極女性的範例。如同他的前輩托爾斯泰對婦女問題的觀點，契訶夫將這種毫無生氣的女性歸咎於俄國的文化傳統與社會。兩者不同的論點在於：托爾斯泰認為就算女性受教育也無所助益於改變現狀，因為當時的社會與婦女教育都是從男性出發點去規劃的。而契訶夫贊同女性應向男性一樣受教育，積極地參與社會的工作。在立場上，前者反對婦女解放，而後者則贊成女性解放運動。例如，在契訶夫生平最後的一部作品《新娘》(Невеста)中，他透露了女性未來的生活方向，應該接受教育。小說中的親戚薩夏鼓勵娜嘉(Надя)，離開俄國傳統封建思想的家庭，去外面的世界、去讀書，做個有自我思想和獨立的女性。他對娜嘉說：

妳要出去唸唸書。只有受過教育的人，高尚的人才是有益的人。²⁵ (頁 99)

新娘娜嘉逃婚，前往莫斯科求學，最後終於了解她們全家所過的不勞而獲的生活是不乾淨的、不道德的，是在吞食別人的生命。她開始厭惡這種生活，決定徹底與舊生活決裂。契訶夫在漫長創作的最後，終於提供了婦女一個積極的典範。當然，十九世紀末俄國社會在經歷了數次的變動後，女性教育已無法停留在教育婦女成為好妻子、好母親的階段，俄國婦女旺盛的求知慾，婦女解放運動與尋求女性獨立的意識已經勢如破竹，無法抵擋了。然而，契訶夫對受了教育的女子的態度仍是非常模糊的而矛盾地。一方面，他希望女性向男性一樣受教育，擺脫寄生蟲般、無所事事的灰色生活；另一方面，他也像一般男性具有的潛在恐懼，擔心女子受了教育，就如脫韁野馬，再也無法掌控。例如，在 1985 年所寫的中篇小說《帶閣樓的房子》(Дом с мезонином)中，女主角莉達(Лида)是一位年輕貌美，受了高等教育的女子，她有著男性的特質，除了靠自己的勞力所得維持生活外，更積極為村裡

²⁴ А.П.Чехов, *В овраге* // *Сочинения, Том десятый*,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1984. 以下引用原文部分，將僅標註頁數

²⁵ А.П.Чехов, *Невеста* // *Дама с собачкой и другие рассказы*,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1978. 以下引用原文部分，將僅標註頁數

的福利奔走，為窮人爭取捐款，照顧病人等善行。她的生活重心除了家庭(負責照顧母親與妹妹)，就是自治局和學校。當然，她也擁有男性的支配慾。小說中的敘述者對莉達的印象與描述是負面的，無任何讚美之處，甚至有些可怕。她的支配慾破壞了妹妹一樁大好姻緣。最後，莉達的周圍聚集了一群同情他的人，文中寫道：

他們組成一個強而有利的派別，在最近一次地方自治的選舉中
「打垮了」一直把持全縣的拉巴金。...²⁶ (頁 90)

女性在受教育，有著獨立人格後，即有可能將男性「打垮」，這是所有男性，包括契訶夫最不希望預見的。因此，男性寧可喜歡有著女性柔順特質的妹妹蜜修斯(Мисюсь)，而女性如果同男性一樣追求自我，像現代社會所謂的女強人，是可怕的，是不受男性歡迎的。

肆、結論

從西方到東方，從各個民族的社會與文化都可以發現普遍存在的一種厭女情結。這種憎惡女性、畏懼女性的心理除了根源於男性與生俱來，一種無法解釋的感覺外，父權體制下的社會建制也是造成厭女心理的由來。厭女、懼女心理所表現出的行為模式，往往是控制、支配與宰制女性。因此，無論西方或東方的文化，男性永遠優於女性，男性的觀點與價值就是社會的價值。男性對女性的期望成為了人類的常規文化心理，並世代沿襲。西方男性文化傳統中有兩個基本的女性原型，一個是聖母，一個是夏娃。東方的女性原型則是才女佳人、賢妻良母與潑婦、淫婦。一種以溫柔、美麗、善良、純潔等形象出現，另一種則是以蠻橫、無知、殘忍、淫穢等形象出現。這兩種形象皆顯現在古今中外的文學作品中。

翻開西方文學，不難發現一連串作品的厭女史。從古代希臘神話、聖經故事到英、美文學都可以找到無數厭女心理的文學作品；而在俄國文學作品中也有同樣的特徵：從古俄文學、民歌、諺語、教會文獻，到十九世紀的古典文學作品，甚至於革命後的蘇聯文學，都可以察覺到厭女或懼女情結的痕跡。

十九世紀俄羅斯的古典文學可以說是男性的天下，他們作品中所表現出的厭女情結常常藉由作品主題、故事情結、男女人物形象塑造傳達出來。例如，十九世紀前期的作家萊蒙托夫的《當代英雄》，男主角培喬林不愛任何女人，但卻無時無刻不設計這些女人上鉤，騙取她們的情感，然後又逃離她

²⁶ А.П.Чехов, *Дом с мезонином // Дама с собачкой и другие рассказы*,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1978. 以下引用原文部分，將僅標註頁數

們，只爲了證明自己的存在。

十九世紀中期的作家托爾斯泰在男性關係上，自始至終都認爲男、女各有分，女性應在男性的控管下，忘記自我的追求，扮演好具貞潔、愛心的女性或賢妻、良母的角色。從早期的作品《家庭的幸福》、《戰爭與和平》、到《安娜·卡列妮娜》，到《復活》、《克洛采奏鳴曲》都堅持著他這種道德信念。如果女性角色符合了他的理想，都會有幸福的結局；但若違反了他的道德信念，女性角色的命運都極具悲劇性，通常以自殺或他殺作爲應得的報應。《克洛采奏鳴曲》表現了十足的厭女情結，到了憎恨的地步。男主角最後在猜忌心的衝動下，謀殺了妻子，毀滅了她，卻沒有獲得應有的制裁。

十九世紀晚期的作家契訶夫小說或戲劇中的女性角色普遍給人一種被動、灰色的印象。她們有的毫無主見，依附男人而活；有的猶豫不決，錯過了幸福，蹉跎了生命；有的裝模作樣，膚淺庸俗；有的只會挖空心思，在小物件裡鑽來鑽去；有的蠻悍、殘酷，只知道權力。契訶夫描繪了舊時代的這些奄奄一息的女性，他並沒有給她們指出一條可行之路。在契訶夫的年代裡，隨著俄國社會的劇變、思想的啓蒙，女性受教育逐漸普及，加上解放運動的推波助瀾，女性自主意識漸漸抬頭，成爲一股不可抵擋的勢力。從許多作品與各人的書信中可以發現契訶夫顯然支持女性應受教育，然而只有受教育是不夠的。契訶夫對於受教育的女性有著矛盾的看法，一方面認爲教育是必要的，但一方面又擔心受教育的女性會因而失去男性所喜愛的女性特質，變成與男人一樣的爭權奪利。

俄國的男性作家究竟如何看待女性，他們作品反射了俄國男性普遍的想法與視角，無論是正面的或是負面的，都顯示了傳統男權中心文化思想與文學表現形式。本論文運用了女性主義文學批評角度來重新審視這些俄國的古典文學經典作品，希望能提供傳統以外的另一個評價視野，作爲男性中心觀點的平衡。

參考書目

- 亞當·朱克思所著，《爲何男人憎恨女人》，台北：正中書局，1996。
- 鄭杭生，《社會學概論新修》，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 果戈里，《死靈魂》，台北：桂冠出版社，1994。
- 鄭體武，《俄國現代主義詩歌》，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9。
- 契訶夫著，鄭清文譯，〈托爾斯泰評《可愛的女人》〉，《可愛的女人》，台北：志文出版社，1987。
- 傅璇，〈性別角色的被給定和男性主導—維·格·別林斯基女性主義思想解讀〉，《俄羅斯文藝》，第二期，2004年6月。

Heldt Babara, "Misogyny And The Power Of Silence", *Terrible Perfection: Women And Russian Literatur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2.

Белинский В.Г., Статья девятая 《Евгений Онегин》(окончание) //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ом шестой, Москва: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76.

Блок А.А.,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и писем в двадцати томах,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97.

Лакшин В., Толстой и Чехов, Москва: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1975.

Лермонтов М.Ю. М.Ю., Герой нашего времени,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1959.

Толстой Л.Н.,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ом третий, двенадцатый, Москва: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73.

Чехов А.П., Сочинения, Том четвёртый, пятый, шестой, десятый,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1984.

Чехов А.П., Дама с собачкой и другие рассказы,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1978.

Feng Chia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pp.105-129, No. 10, Jun. 2005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Feng Chia University

Misogyny Complex in the Russian Classics

*Liu, Shin-Hwa **

Abstract

From the west to the east, there is a ubiquitous phenomenon of misogyny existing in different societies and culture. This psychological feeling of abhorrence and dread of woman originated not only from man's inherent, unexplained feeling, but also from the social organizational patriarchy system. Man's misogyny is displayed everywhere: in male leading societies, in different cultural aspects, and also, in the male literary works. This essay intends to probe into the phenomenon of misogyny in the Russian classics. In addition to investigate this psychological origin from the traditional Russian culture, we will also choose three classical male writer's literary works (in earlier period, middle period and later period of the 19th centuries) for further analysis. Hope to offer another vision beyond the traditional thinking, as the balance of the view of male center.

Keywords: misogyny, gender study, 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 Russian classics, M. IU. Lermontov, L. N. Tolstoj, A. P. Chekhov

* Associate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Russian of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